范太史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大使臣持服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録白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河北第六將楊永節為母亡乞解官行服續據本路都總管司奏乞不許本官解官行服所貴得人協力勾當奉聖旨依高陽關路總管司所奏者臣檢會元祐編勅諸武臣

丁憂者若係小使臣及原是軍班換授并見任管軍或充緣邊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都監寨主都同巡檢雖係大使臣並不觧官其乞觧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朝旨外餘並聽臣竊以小使臣不觧官行服已損孝治之風朝廷恤小官非俸禄無以養不得已而未之改耳自大使臣以上官既升朝禄亦足養而緣邊任使亦不觧官其乞行服者又須奏候朝旨帥臣因而奏留朝廷重違其請循例奪服唯狄詠是狄青之子帥

臣為之奏請特許觧官當今緣邊無異内地帥臣遭喪者無不觧官自餘將領寄任輕於帥臣非有金革之事而無故奪其喪服全無義理若言籍才則方今武臣常患員多豈至無人可使若恤其貧則在内地者均是人也何獨於緣邊恤之若以觧官為優恩必待如狄青之子然後許之則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者庶人有喪三年不從征役豈可仕至升朝以上而不使執親之喪臣愚欲乞今後大使臣以上丁憂者雖係緣邊任使並

解官行服如遇有邊事即許本路奏留繫自朝廷指揮
庶使武臣皆知禮法有益風教而緩急藉才亦不失金
革從權之制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修立

貼黄臣竊以奪服之禮本非古典祖宗時文武官
尚少故因襲前代權制不許解官今承平日久吏
員益多宜使人知禮教或遇有邊事藉武臣宣力
則奪其喪服亦可

乞夏國人使只從密院指揮狀 同日

右臣近準樞密院錄白勘會夏國賀興龍節及正旦人使過界及到延安府日月計程合至某日到京竊慮至時朝見不及並奉聖旨令引伴官緣路量力趲程須管於某日到闕者臣竊以西戎陪臣朝賀闕庭自當奔走以赴期會若有稽緩責在有司今煩聖旨催促行程非所以示朝廷之尊也臣欲乞今後夏國人使過界奏到只從樞密院勘會日數舉行催促訖奏知更不畫降聖旨庶於事體為允

乞進德愛身疏 二十三日

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今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於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

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

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然曰祖宗之
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唯皇天祖宗嚮佑陛下太
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
太后之憂武伯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
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
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
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
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

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至愚不能不惑故
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勤聖學方當祇畏
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
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
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
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
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
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

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為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也陛下方

嚮學問躬儒術欲為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昔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

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為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甞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

哉古人有言後宫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

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没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

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
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
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
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
一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
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
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
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強學不已

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上太皇太后乞保護皇帝聖體疏 二十五日

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

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夫一
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
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
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
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
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
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

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
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
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
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
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
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
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臥內所以聖體完實在位歷年
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
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
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也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
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
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
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
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
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

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册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唯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一以章惠為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

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加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
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
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資年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
學以養聖躬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
之隆聰明之開發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
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
無疆之福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
衆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

察臣狂瞽之言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謝宣諭劄子二十七日

臣自今月二十三日為吐瀉腹臟不安請假將理於二十七日叅假門見退至門下省見宰臣呂大防諭臣二十四日面奉聖旨兩諫議并臣所言後宫御幸無此事者臣自二十三日為病家居當日上皇帝疏至二十四日呂大防令實録院吏語臣如入省即過廳相見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太皇太后疏緣臣二十

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所以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面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皆是虚傳陛下恕臣狂愚不賜誅責復蒙宣諭令臣具委臣且喜且懼不能自勝實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然臣所言皇帝進徳愛身所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虚亦足為先事之戒也臣竊惟皇帝有上聖之資方養徳嚮學涵育仁義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舊跡不

知忌諱發於誠心愛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亦言於未
然則誠為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雖言無益陛下寧
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言以為實
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臣蒙寬宥罪戾無
任恐懼喜幸之至伏緣聖旨令大防諭臣合具奏知謹
奏

貼黃大防令臣諭與本省諫官臣退至門下後省
已諭劉安世令安世轉諭朱光庭訖

乞留文彦博劄子 五年正月

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彦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唯是得觧重任歸休私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彦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彦博為相四十餘年歷事四朝仁宗時平貝州之亂名聞契丹英宗神宗時為樞密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葢藉其威名宿望以為

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彥博之名以為在
朝廷則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名之則亦已矣今既
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彥博雖老精力尚强臥置京
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虜必懷畏憚夫以四海之大
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虞
哉彥博在朝非謂日日有用葢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
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彥博閒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
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重於國之典法也益以其經歷
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況其別有所補
哉今舊老唯彥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
無復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宜重惜臣自
聞陛下許彥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彥博更
得優逸但聽其觧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
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尊賢之美足以繫
屬天下人心所得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

然臣職在侍從茍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

思更賜裁擇取進止乞留中

范太史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薦士劄子　元祐五年正月十九日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如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恵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又以為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抜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於今累年受恩深厚無禆毫髪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

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為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留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採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為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

一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

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於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為賢陛下用為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於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讐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又領宮觀乃與章惇為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唯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名維以經筵之職不唯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物論必大以為愜臣竊恐執政以維觸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於臣如父之於子有過則

譴而逐之怒既息則名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鮮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名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唯是唐介彈文彦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别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名為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為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名韓維天下必皆伏陛下之至公此深

為聖德之美取進止

二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彊識白首好學至於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為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為姦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

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於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殫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竊慮頌别有陳請伏望聖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

三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觀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

疾惡力排姦邪尤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錯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況軾在經筵進讀最為有補臣愚伏望聖慈早賜名還令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為才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取進止

四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録臣案實録尚書工部侍郎趙良規傳云子君錫甚孝以良規老而酒色不節棄官出入臥起隨之昔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古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人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導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為人温良恭敬動有規矩

給事中鄭穆館閣耆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愼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於此選擇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準入内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令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録進臣今寫録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準入内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說過所引證口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某臣吳某臣范某劄子

乞疎決劄子 二月十三日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
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

伏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寃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異取進止

貼黃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

又祖宗時遣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

欲乞參酌

論支錢和雇修河人夫狀三月六日

中書録黄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准勅三月二日
同奉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
令都水監相度分劈與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及應
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仍不
得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庫既無河北路
起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兑那三省同奉聖旨於河
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樁舊法坊場免役内特就便
支給錢二十萬貫餘依已降指揮所有令元豐庫

支錢指揮更不施行者

右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水患實不可罷陛下閔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聖旨支賜封樁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皆謂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合興功役外所有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預先興工去處即是李偉所領東流故道回河之後緣二月六日

聖旨內有候今秋取旨之文所以三月二日聖旨又帶
下將來取旨去處功役陛下以久旱欲息民勞北流興
役益不得已而修河權罷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竊恐
枉費國財重為無益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惶伏
望聖慈於今來支提刑司封樁錢指揮內除先降聖旨
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功去處功役一節更
不施行外餘依已降指揮以協中外之心臣已封還李
偉請給等錄黄乞罷李偉差遣所有今來錄黄亦未敢

行下謹具封還伏候勅旨

乞優恤蔡延慶家劄子

臣等伏見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延慶被遇先朝徧歷華近出守方面入典京畿宣力中外實著聲迹先出繼伯父故參知政事齊既而歸宗盡推財產以與齊子贍給族人無所吝惜身歿之日家計索然今將歸葬潁昌府陽翟縣聚族衆多並無居止伏望聖慈特依近例優賜賻贈及下潁昌府應副葬事并差蔡河

人船津送靈柩家屬并乞領潁昌府差人到出陸處津般至陽翟縣仍許借本縣官屋居住免致孤遺失所以稱朝廷禮待侍從仁恤存殁之意取進止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 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殁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八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太過居

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葢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

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知政事魯宗道薨歿兩宫亦不並出臨奠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彦若劄子

貼黄臣等三人今在實録院更不及與范百禄吴

安詩同共聞奏

邇英留對劄子 五月

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歷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諫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跡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覩之二圖皆嘗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

日觀書之暇閒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
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省亦好學不
倦之一端也取進止

乞復降詔恤刑狀六月四日

右臣近准中書省錄黃節文尚書省檢准元祐勅諸獄
暑月五日一次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二十
五日奉聖旨令刑部徧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
月依上條施行者臣檢會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

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改至熙寧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檢舉牒逐州長吏訖奏臣竊惟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普天之下至於海隅犴牢囹圄之中皆知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為仁恩也今令刑部徧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册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

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編孟子節解劄子

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作一十四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六月八日

臣司馬康假臣吴安詩臣范祖禹臣趙彦若臣范百禄

劄子

乞免館伴狀六月十八日

右臣今月十八日閤門告報已降勅命大遼國賀坤成

節人使到闕差臣充在京館伴使者伏念臣久苦脾胃之疾經年不愈造朝供職雖粗可勉强竊恐應對使客以病闕事伏望聖慈矜允特賜改差所有勑命臣不敢祗受依奏

乞司馬康給俸劄子

臣等竊見著作佐郎兼侍講新除左司諫司馬康自今月一日以疾請假尋蒙恩旨給寬假將理準條便合停俸康素清貧加以久病用醫纔住請受已見不易伏望

聖慈矜恤特降指揮下有司令依熙寧中常秩例特自停給月日依舊支給庶使其家不至窘乏以稱陛下遇康之意取進止六月二十一日侍讀臣范百祿臣趙彦若侍講臣范祖禹臣吳安詩劄子尋有旨給俸

舉張咸賢良劄子七月二十二日

臣伏見前陵井監仁壽縣令張咸素有履行富於文學元祐三年有近臣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嘗名試秘閣以不中第復歸本任臣竊惟朝廷復方正之舉

欲求絶異之才若稍誘進則士知嚮慕或自前舉報罷
益強於學今官滿赴闕欲就再試而兩制以上所舉人
已足遠方孤進無由自達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與免奏
舉許令就試庶使寒畯之士不至遺滯取進止

舉學官劄子

臣伏見朝廷分置學官以教養天下之才近歳增廣員
數師儒之任尤難其選寒遠之士無因自進乃如臣輩
所當稱舉以待上用也臣竊見左宣德郎劉渙瀛州防

禦推官知峽州夷陵縣事李傳新授滄州南皮縣令張景仁皆詞學優長履行修飭為士人所推重並堪充太學博士正録及諸州教授伏望朝廷更賜考察選用以助長育人才取進止

乞優恤司馬康家劄子 九月七日經筵同入

臣等伏見直集賢院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司馬康操履端方學問深遠士大夫共推其賢以為能繼其父陛下采於人望置在經筵所補實多近擢諫職未克就命

不幸疾病遽至亡歿唯有一子承奉郎植纔十三歲二女幼稚家世清貧一旦遭喪巳聞窘乏伏望聖慈特優賜賻贈以恤忠賢之後仍乞多差廂軍兵士津送本家一行并差汴河坐船及兵梢載送行李等並至西京候有葬期乞下合屬去處應副取進止

乞照管司馬家并留使臣劄子 二十五日經筵同入並依奏

臣等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薨十月降聖旨勘會司馬康將來在陝州夏縣墳所仰河南府常與照管本

家骨肉及園宅等至十一月又降聖旨司馬光置到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司馬康常切照管不得破動令司馬康身亡子植纔十三歲本家往陜州夏縣營葬却歸西京居住先有三班借職溫景純係司馬康居父喪日奏留本宅管勾理監當資任合至元祐六年十月任滿緣康妻子孤幼令來居喪營葬更不比康存日欲乞特再降聖旨下河南府令常與照管本家骨肉及園宅等并再降指揮所有西京第宅園池及賜書令本家常

切照管不得破動及乞候温景純滿日特再差管勾一次與理監當資任仍乞下西京帖付温景純照會遵守

昔唐憲宗時魏徵子孫典宅於人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請贖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太宗嘗輟殿材為魏徵起堂今其子孫貧之自可官中為之收贖不宜令師道掠美憲宗深然之然則褒恤名臣之後貴其施之於上也今司馬光父子忠賢百姓追思不忘而妻子孤幼已蒙聖恩優恤備至其第宅及賜書本家必當保守

更乞降一指揮并留一使臣再任則其家始終受賜皆
出朝廷伏望聖慈特賜矜察取進止
進無逸講義劄子 十月二十八日
臣近於邇英閣面奏乞候講尚書畢録無逸全篇講義
上進以備聖學温尋臣等今編寫成一册謹具進呈
乞看詳陳祥道禮書劄子 十一月二日得旨送兩制看詳
臣竊以國家之用典禮為急典禮之學制度尤難太祖
皇帝時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考正禮圖采

唐張鎰等舊圖凡六本撰成三禮圖二十卷奏之太祖
下詔嘉奬令太子詹事尹拙等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又下工部尚書竇儀裁定其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
堂臣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意禮學二十餘年近世
儒者未見其比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詳究先儒義說比
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審該洽昨臣僚上言乞朝廷給紙
札差書吏畫工付祥道録進今聞已奏御降付三省臣
愚欲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可施行即乞

付太常寺與聶崇義思相參行用必有補朝廷制作取進止

薦曾孝純劄子

臣伏見奏議郎曾孝純故太傅公亮之子節操履行皆人所難好學修身深自藏晦年十七歲為殿中丞令三十七歲出官以來並不磨勘熙寧中鏁廳應舉得解省試下第及公亮薨先帝特賜孝純同進士出身孝純以父存日曾許奏一族人而未及奏堅辭出身乞迴授族

人一官以成父志先帝許之自元豐元年丁父憂服除即乞尋醫至七年先帝持除太常丞以不參吏部又不就命臣竊以孝純恬尚之節雖在巖穴之士寒遠之臣猶當旌顯以厲風俗而況三公之後勲臣之世豈可有滯才而不用乎伏望聖慈特加不次陞擢或處以館閣之職朝廷必有得人之美臣忝備侍從不敢不言乞賜詳察取進止

乾隆御覽之寶

范太史集卷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秦聯登